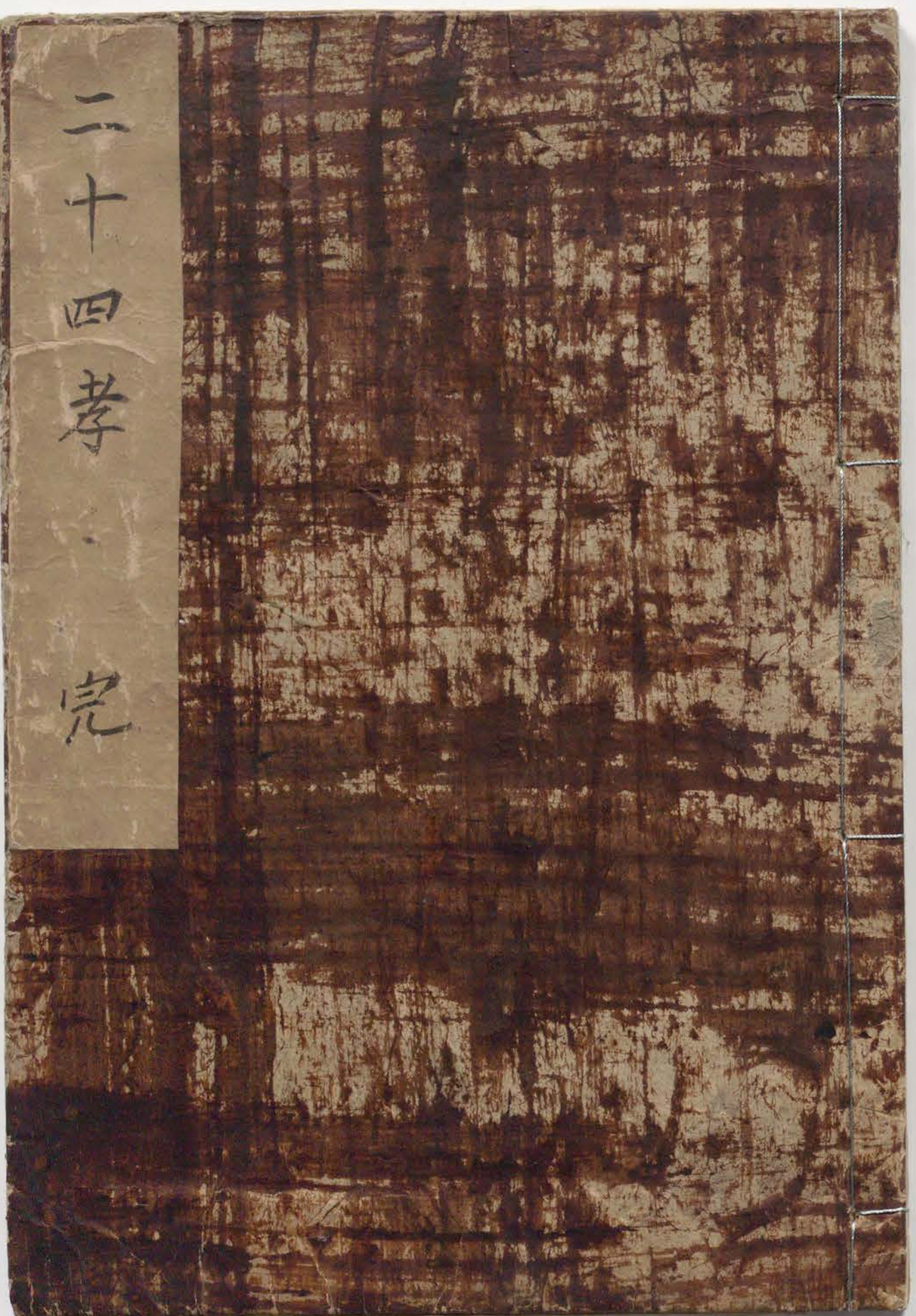




對類二十四孝序

儒所謂孝者貫乎三才統乎百行道所謂
謂絕仁棄義民僂孝慈言將人皆使在
孝慈之中釋所謂二五之重禁六八之
輕戒括囊之以干孝順矣洙泗之徒達
者七十有二也曾參以孝彰焉孔子特
示厥為至德要道金陵唐詩慕道煉丹
有道流勸出家入山者唐曰家有老母



世間無不孝，神仙淨飯屍，極世尊躬，擎
摩耶來下，佛棺更開，並是為當來不孝
之子，然則儒釋及道淺深，雖殊將所嚮，
同猶如水窮，波末波徹，水源後，儒明干
事實，以孝子之傳，如劉向、鄭緝之等所
撰，是也。釋門之中，高僧之最，篤於親者，
昭昭乎。僧史而延平、尤溪、郭居所集，孝
子二十四人，世之兒童走卒，能暗記之。

今嘗不讀經傳者，乃知善事父母，泰禪
孝道，迺郭居舉古今孝子，畫圖於之。且
作此贊六曲，屏風每一雙之一曲，各押
二圖，都撰二十四人，因題全相二十四
孝詩，選於中。劉子採吾佛經，其餘皆出
儒家史傳。昔者劉向校書，天錄閣往往
見有佛經，乃著列仙傳，檢定虛實，得一
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蓋

郭居之選效於此乎予講習之暇披拾古今孝子事蹟相類者各屬對之更獲數十人編輯以示侍童詳于世不匱孝子欲其改及希有感發者歟

省

享保二年歲次丁酉林鐘中漸日

鷹峰沙門某撰



對類二十四孝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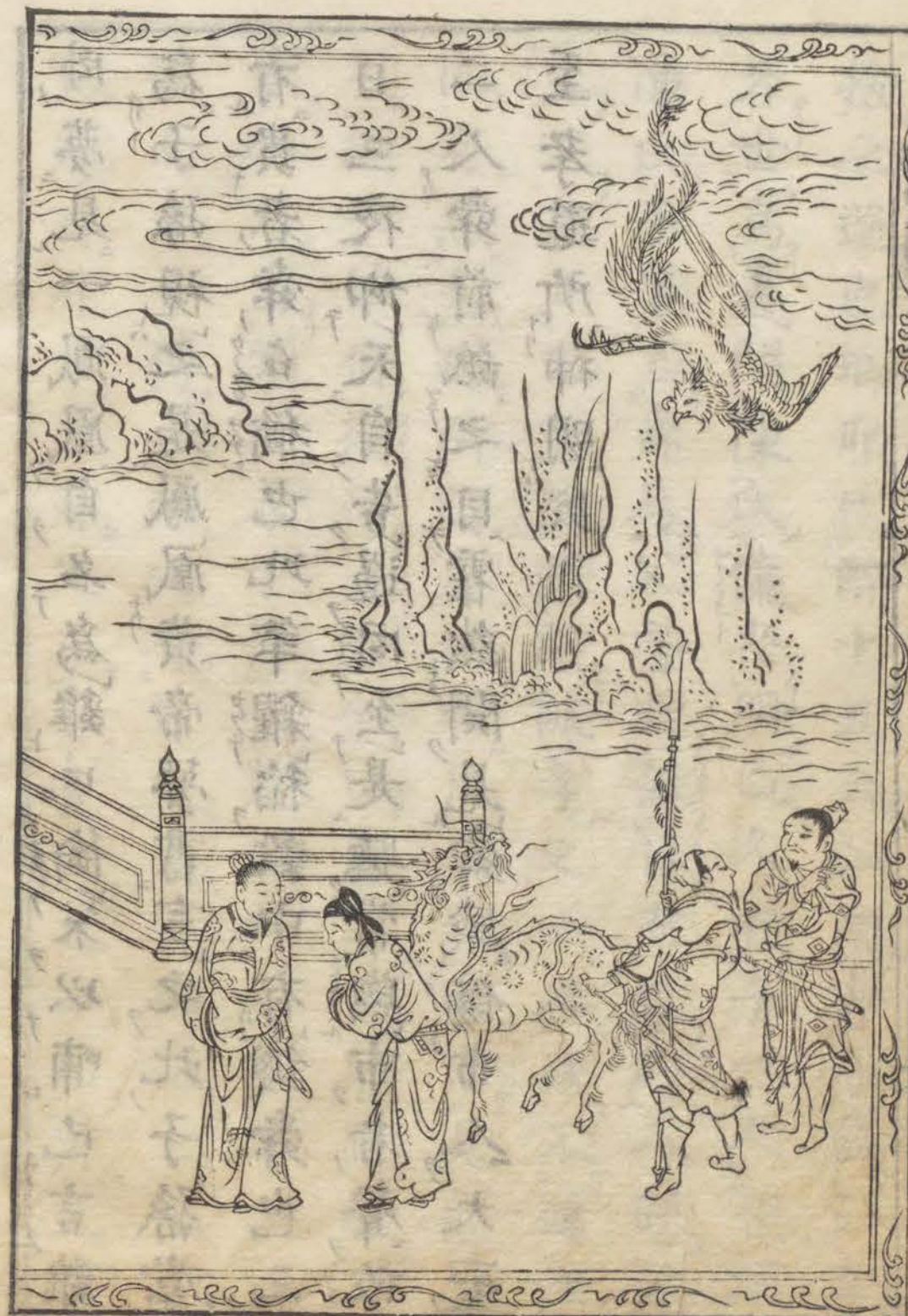
大舜

郭居大舜贊曰隊隊耕春象紛紛芸草會嗣堯登寶位孝感動天心余按史記帝王本紀云舜南巡狩崩蒼梧之野註傳云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矣又云帝禹巡狩至會稽而崩註云按帝王世紀云禹崩會稽山上有禹冢井祠下有群鳥芸田矣衆禽芸田正是禹事更非舜也又象耕鳥耘并在二帝崩之後而匪生前事郭居不詳

檢之過也。瑯耶代醉十五云：江南孝子錄彭李者，世爲義門陳氏，傭喪明已久，有子一人嘗聞陳氏子弟言，舜爲父瞽瞍舐目而致明，乃歸效之。不旬日，父忽然明朗，誠孝之心無感不通，理固有然者。獨所謂舜舐瞍目而致明，未見經傳不知子弟何從得之。歟！余曰：舜爲父瞽瞍舐目致明，乃出劉向孝子傳法苑珠林第六十二曰：劉向孝子傳云：舜父有目失，始時微微，至後妻言舜有井穴，厄舜父在家，貪之邑市，居舜父夜

卧夢見一鳳凰，自名爲雞，口銜米以哺已言雞爲子孫視之，是鳳凰。黃帝夢書言之，此子孫當有貴者。舜占猶也。比年糴稻穀中有錢，舜也。三日三夜仰天自告，過因至是，聽常與市者聲，故二人舜前舐之，目霍然開，見舜感傷，市人大聖，至孝道所神明矣。

孝感動天



漢文帝

禮記文王世子八云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
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御者
曰今日安否如何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
又至亦如之及暮亦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
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
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
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
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

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
乃間漢文爲太后親嘗湯藥文帝本紀及外
戚傳不記之出在爰盎傳前漢書四十九云爰
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
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
猶難之今陛下以王者脩之過曾參遠矣

親嘗湯藥



曾參

事文類聚後集第四云論衡曰曾參出薪于野
客到其家母即以左手搯右臂臂痛參即馳到
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搯臂呼汝耳
後漢書二十九云蔡順字君仲以至孝稱順少
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啮
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
客來吾啮指以悟汝耳余曰母子天性相關故
母齧指時子即心動耳

醫指心痛



閔子騫

事文類聚後集四云孝子傳曰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至孝不怠母疾惡之所生子以綿絮衣之損以蘆華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朝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遣後母損泣啓之云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亦悔改待三子均遂成慈母矣後漢書二十九曰漢薛包字孟嘗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忍去至被歐杖不得

已廬于舍外且入而洒掃晨昏不廢積歲餘父
母慚而還後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
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吾共事若
不能使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
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
安也弟子數破其產包輒復賑給之矣余曰子
騫薛包賢不肖雖其遙殊而事繼母友愛于弟
粗相類故併明也

閔子騫

卓衣順母



子路

劉向說苑三曰子路云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
休家貧親老者不擇錄而仕昔者事二親之時
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
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
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矣
後漢書二十九曰廬江毛義家貧以孝行稱
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府檄適至以義守令
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

為親負米



後義母亡數辟不仕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
往日喜乃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
官而仕者也

董永

劉向孝子傳曰董永者少偏孤與父居乃肆力
田畝鹿車載父自隨父歿自賣於富公以供喪
事道逢一女呼與語云願爲君妻遂俱至富公
富公曰女爲誰答曰永妻欲助償債公曰汝織
三百疋遣汝一旬乃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女

賣身葬父



也天令我助子償人債耳語畢忽然不知所在
漢孝義傳曰郭平家貧力學親死不能葬遂賣
身富室爲傭人覓錢營墓鄉邦稱之舉孝廉官
至朝散太夫

剡子

睽子經曰過去迦夷國有道人名之曰睽常在
山中養盲父母至孝仁慈取果蔬泉水以供父
母常饒無乏一時睽子着鹿皮衣提瓶挹水時
迦夷國王入山射獵見水邊群鹿引弓射之誤

中睽胸睽舉聲曰誰持一箭射殺三道人王驚
下馬往到睽前問曰卿是何等人睽曰我王國
人與盲父母俱在山中學道二十年一旦爲王
所射殺我命不足惜但憐盲父母年既衰老兩
目復盲一旦無我亦當沒終王曰若子命終我
不還國便住山中供養卿父母不負此誓諸天
龍神皆當證知睽聞王言心即悅豫若如是我
死無恨以我父母仰累太王爾時王徐徐到父
母所語盲父母曰我罪惡無狀入山射獵射水

邊鹿射誤中睽父母聞之推胸懊惱即語王曰
願王牽我二人臨子屍上王如其言父抱其脚
母抱其頭仰天大呼母便以舌舐睽瘡曰睽若
至孝天地所知者箭當拔出箭瘡即愈爾時帝
釋天如屈伸臂頃來下以神藥灌睽口中睽子
忽然蘇活如故後皆父母兩目還開睽曰王且
還國勿復射獵天傷蟲獸現世身不安穩壽盡
入泥犁王自悔責從今以來當隨卿教佛告阿
難宿世睽子者我身是也其時皆父母今淨飯

摩耶是也 雜寶藏經第一曰過去雪山中有
一鸚鵡父母俱盲常取好華菓先奉父母爾時有
一田主初種穀時願言所種之穀與衆生而噉
食時鸚鵡子以田主有施心即常於田採取稻
穀以供父母是時田主見鳥獸撮穀穗忽生瞋
恚便設羅網捕得鸚鵡鸚鵡子曰田主先有施
心我以是採之田主問曰汝取此穀竟復爲誰
答曰有盲父母故取奉之田主歡喜從今已後
常於此取佛言爾時鸚鵡子我身是也爾時皆

父母淨飯摩耶是也余曰雖禽與人乃殊於質
 其有孝心唯タ一ナル而已ノミ啖子善事ハ首親ニ雖ニ中毒箭ニ
 誠孝之至カシ動手カシ天神箭拔瘡愈ユ平復スル如故鸚鵡
 亦養ニ首父母ヲ雖ニ羅網ニ至孝之驗ヲ使田主ヲ感得セ
 免捕殺ヲ其之為人ト而無孝心ナ孔丘所謂可以人
 而不ル如鳥乎タメ

一、孝子之有孝也，其心必誠，其行必敬。故曰：孝之至，誠也。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者也。故君子居則誠其心，動則敬其事。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有弗能，能之；有弗知，知也；有弗能，能之；有弗知，知也；有弗能，能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親奉乳鹿



江革

後漢書二十九曰江革字次翁少失父遭天下
亂負母逃難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
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無人奉養辭氣愿
款有足感動者賊以是不忍犯之轉客下邳貧
窮蹠跣行傭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網鑑
三十八曰汀州寧化縣民賴錄孫遭蔡九五亂
祿孫負其母挈其妻子隨衆入山避之盜至衆
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

行傭供母



口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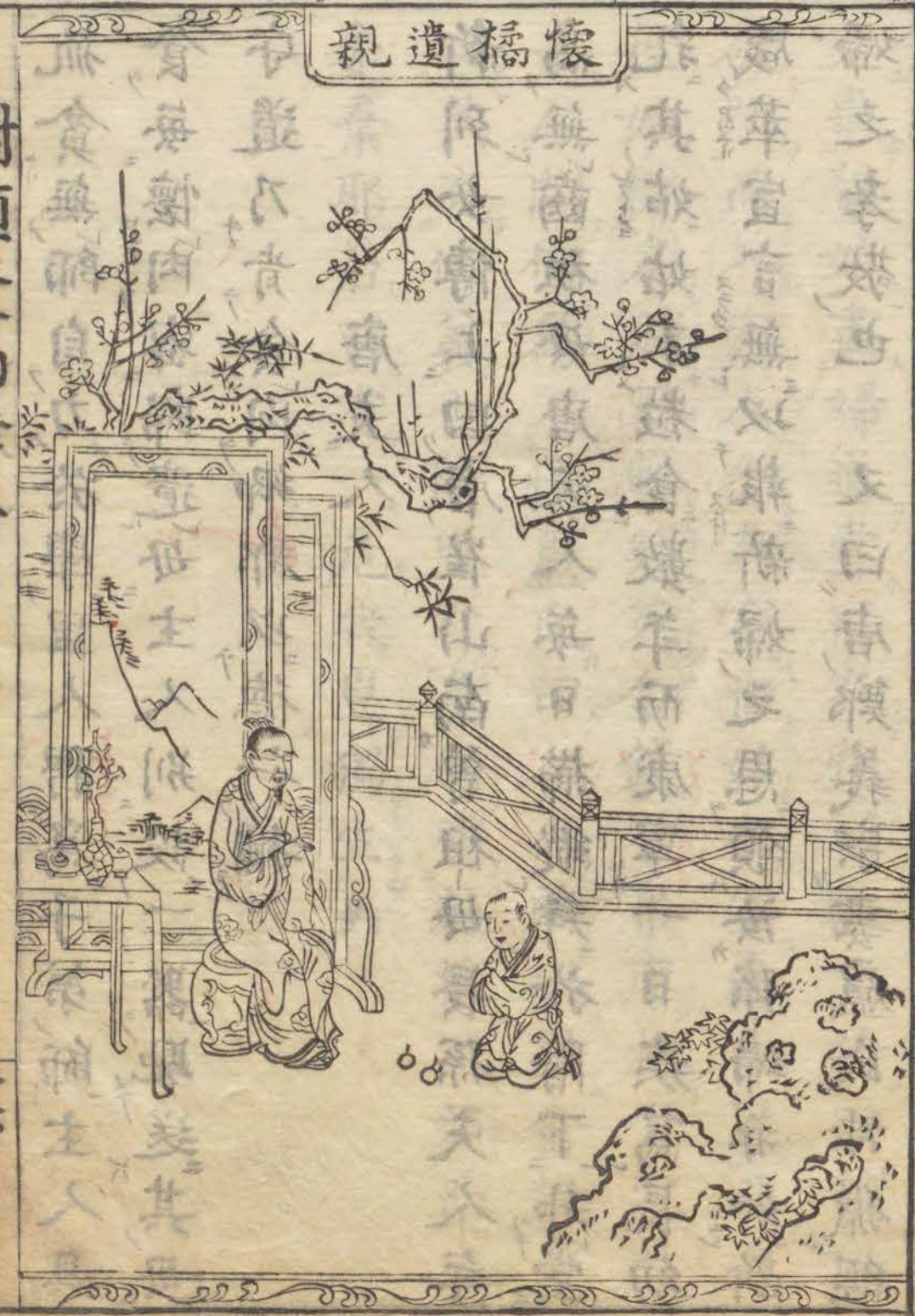
卷之二十四

蔽曰寧殺我母傷吾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
孫舍唾吮之盜相顧駭歎不忍害及取水與之
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
之事聞特賜旌表

陸績

吳志第十二曰陸績字公紀吳人年六歲於九
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
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曰欲歸遺母術大
奇之 日記故事二曰宋歐陽守道字公權少

懷橘遺親



封頂二十日

孤貧無師自力於學里人聘爲子弟師主人具食每懷肉密歸遣母主人別設一器馳送其母守道乃肯食肉鄉郡以德行稱

唐夫人

新列女傳上曰唐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每日櫛縱拜於階下升堂乳其姑姑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篤長幼咸華宣言無以報新婦之恩願汝孫婦示如新婦之孝敬也又曰唐鄭義宗妻盧氏涉獵經

史事舅姑盡婦道嘗夜有強寇數十持刀鼓譟破門而入家人悉奔竄惟姑在室盧氏冒刃突往姑側爲賊箠擊幾死金錢布帛席捲一空賊去人問何爲不懼盧氏曰人之所以異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隣里有急尚當赴援況姑而可委棄耶若百有一危我豈獨生矣

乳姑不怠



吳猛

事文類聚後集四十九云孝子傳曰吳猛少有
 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
 後漢書二十九云趙咨有孝行盜夜劫之咨恐
 母驚乃先至門迎盜拜曰老母疾須養家貧朝
 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婦子之物一無所請盜皆
 慙云孝子也所犯無狀于暴賢者辭謝而去余
 曰吳猛恐蚊之噬親於已任其噬食趙咨懼盜
 之驚母於財任其掠奪二事雖異其孝心一矣

忍蚊飽血



王祥

晉書曰王祥字休徵性至孝母嘗欲生魚時天
 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魚躍
 出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瑯耶代醉十九
 曰白獺髓云政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
 志有女母卧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
 曰聞古有王祥卧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
 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要養生送死兄謂曰不

卧冰求鯉



能耶乃同乳媪焚香誓天即往河中卧冰凡十日果得魚二尾鱗鬣稍異歸以饋母食之所病頓愈人或問方卧冰時曰以身試冰殊不覺寒

郭巨

劉向孝子傳曰漢郭巨河內溫人甚富父沒分財二十萬爲兩分弟已獨取母供養住自比隣有凶宅無人居者共推與居無患妻生男慮養之則妨供養乃令妻抱兒已掘地欲埋之於土中得一釜黃金有鐵券曰賜孝子郭巨瑯耶

為母埋兒



代醉二十曰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
婦生一男恐廢侍養乃垂瘞之文帝勅榜表門
為孝行焉此與巨事同而又同郭姓良可異也焉

揚香

孝經列傳七曰揚香順陽南鄉縣揚豐女也隨
父田間獲粟豐為虎所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
刃乃搯虎頸豐因獲免太守平昌孟肇之賜資
穀旌其門閭命又云許坦豫州人年十歲餘隨父
入山採藥父為獸所噬坦即號叫以杖擊之獸

遂奔走父以得全唐太宗聞之謂侍臣曰坦雖
 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衷深可嘉尚授文
 林郎賜物五十段焉瑯耶代醉十九云一統
 志曰聶氏南唐當塗人年十三隨母採薪為虎
 攫去女從後持力跳虎背抱虎項刺殺之收母
 屍歸葬矣

為孝行書山與日事同而又同得此身下得此
 命上一思此誠非費八世之文帝陳詩去門
 外賴二十四日隆宋將廿無家食斷以公養繼母

親救虎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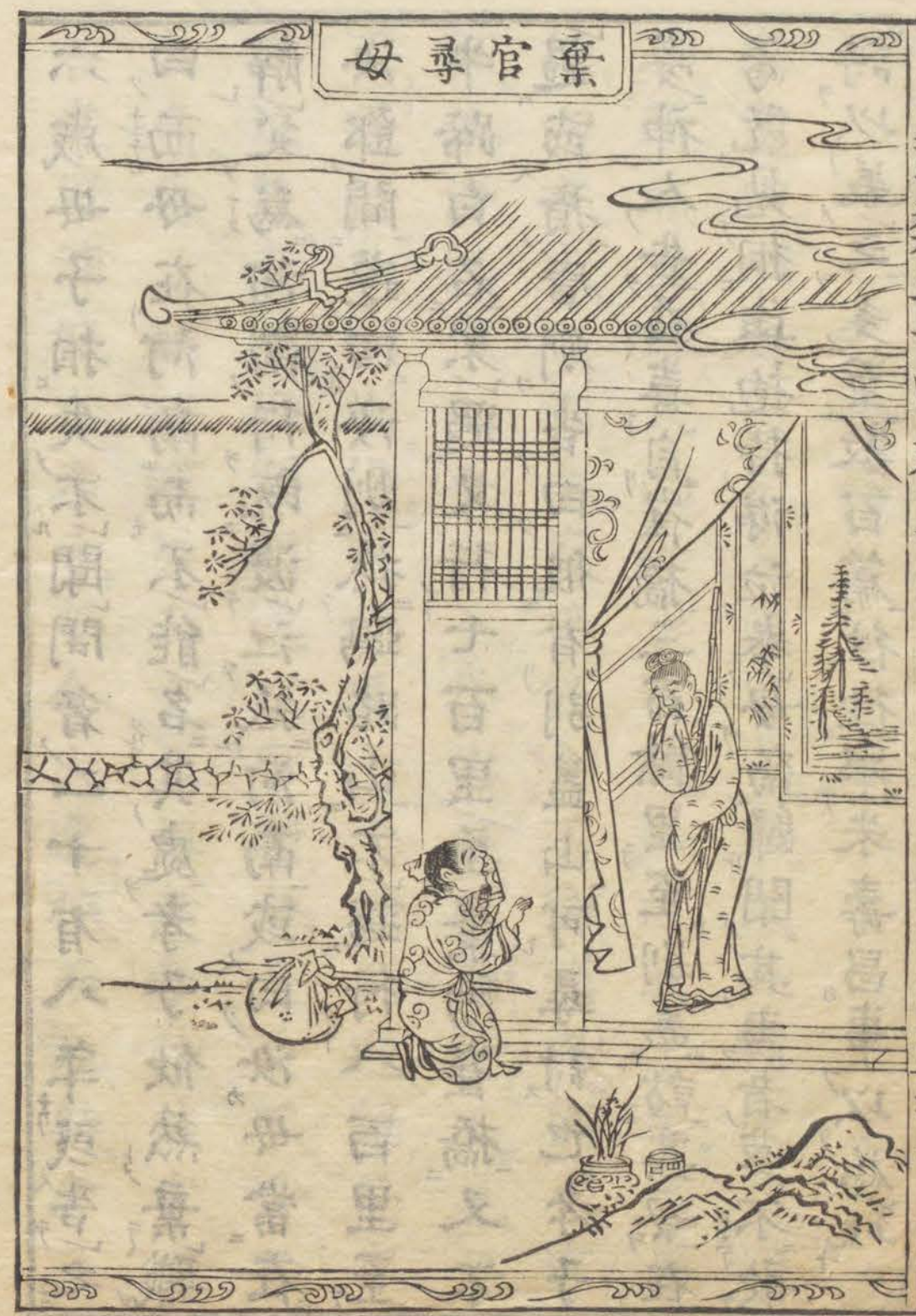


朱壽昌

宋書曰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生母劉氏爲嫡母所妬出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刺血寫榜飲食不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還行次桐州得焉母年七十餘矣迎歸而卒涕泣幾喪明雍守明逸以事聞由是天下皆矜其孝焉輟畊錄第三十云祖孝子浩然字養吾建寧浦城人孝子母金氏遭掠而北時孝子

六歲母子相失不聞問者二十有八年或告之曰而母在河南而不能名其處孝子欣然棄職辭父爲河南行既渡江抵河南或曰汝母當在汝鄧間遂回汝州抵鵝路山不遇行八百里至牛蹄白石不遇又行七百里至棗陽崔橋又不遇或指唐州告曰彼有別蓋山可尋討也孝子夢神人告益喜自崔橋三百餘里至別蓋訪其母在焉既見相與抱持涕泣奉母南歸聞其事者莫不歌詩以美之多至數百篇往往舉朱壽昌事以爲比

棄官尋母



孝經列傳七曰庾黔婁字子正新野人爲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曰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替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聲曰聘君壽命盡汝誠禱既至故得至今未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於墓側續蒙求曰皇明胡居仁事親孝父病劇居

仁嘗糞味苦父病果愈狀元羅一峯先生友善
之矣至今未聞而長子劉妻母安與劉妻母
良九州聞老萊子曰報言壽命益好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孝養親年七十父母
猶存身著五色端衣爲嬰兒戲於親前取食上
堂詐跌卧地因作嬰兒啼欲親之喜劉向說
苑三云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
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瑜得罪笞嘗痛今
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矣困學紀聞曰陳思

嘗糞憂心



戲彩娛親



王靈芝篇云伯瑜年七十著綵衣以娛親今人
但知老萊子不知伯瑜事矣

蔡順

蒙求曰舊注王莽末天下大荒蔡順拾椹赤黑
異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
者自食賊知其孝乃遺米二斗午蹄一隻大
方便報恩經第一曰王舍城中有一婆羅門子
孝養父母其家喪家計蕩盡擔負老母亦次第
行乞若得好食香羹果蔬仰奉於母若得惡食

萎菜乾果而自食之ラ。世說一曰吳郡陳遺家
 至孝母好食鍋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
 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
 吳郡表府君即日便征遺已聚歛得數斗焦飯
 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淝濱敗軍人潰散逃
 走山澤皆多餓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
 純孝之報ニ。

王隱云遺母好食鍋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
 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
 吳郡表府君即日便征遺已聚歛得數斗焦飯
 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淝濱敗軍人潰散逃
 走山澤皆多餓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
 純孝之報

拾穗供親



黃香

孝經列傳三云黃香字文強九歲失母思慕焦悴殆不克喪鄉人稱其孝獨養其父躬執勤苦夏則扇枕冬則以身溫被太守劉護表而異之自是名聞於世同二云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冬則身溫被隆冬盛寒身無全衣親極滋味父母終後廬於墓側瑯耶代醉第十云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下矣

扇枕溫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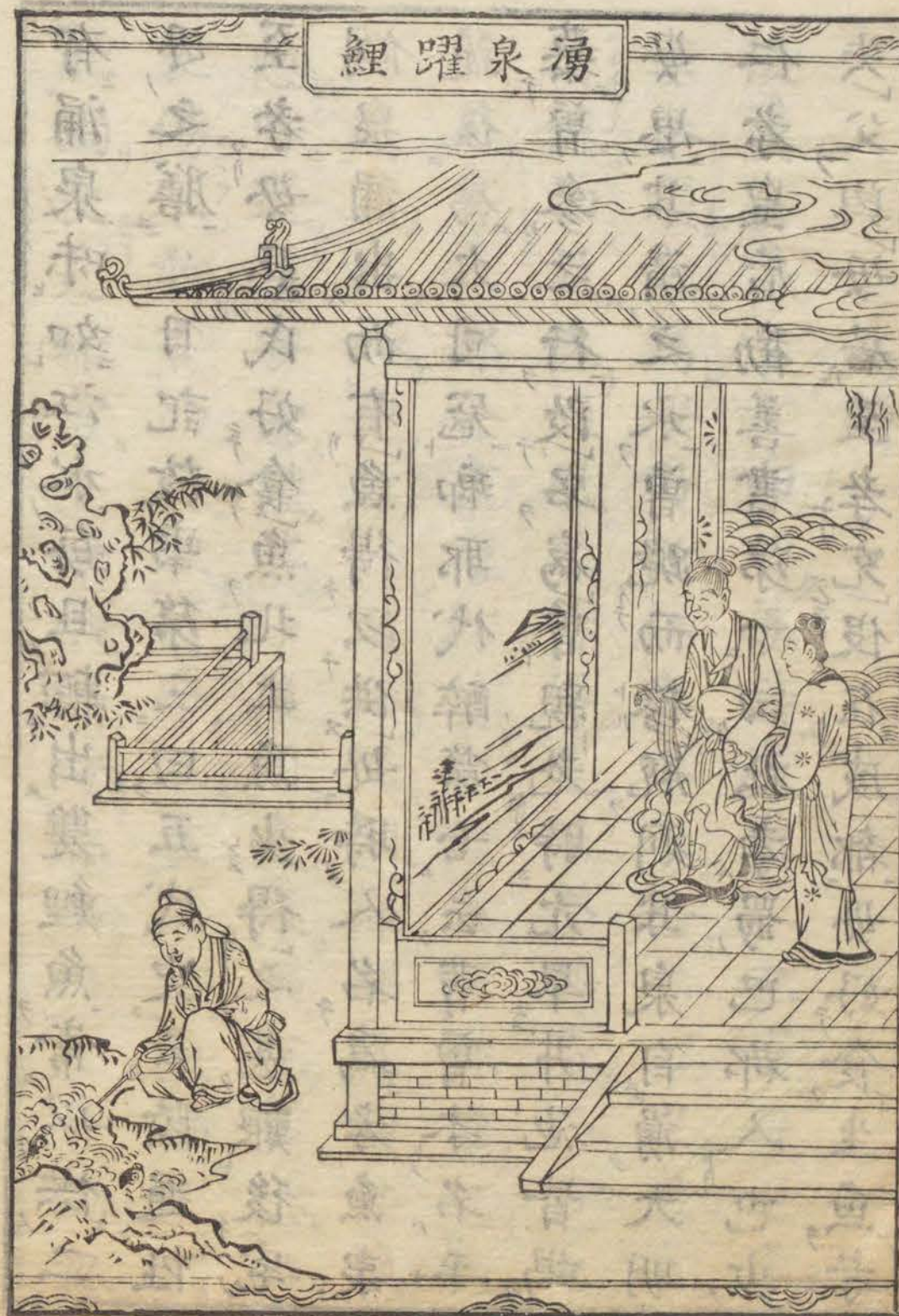


姜詩

後漢書第七十四曰姜詩廣漢人也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呼鄰母共之舍側忽

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日記故事第三曰五代史云陸通性至孝母吳氏好食魚北土魚少得之甚艱後宅側泉涌出而有魚得以供母時人名爲孝魚泉通後爲大司寇卿耶代醉第七云曹曾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爲曾親老時亢旱井池皆竭母思甘清之水曾跪而摻瓶則甘泉自湧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第一曰杜孝蜀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居至孝充役在成都母好食生魚孝

湧泉躍鯉



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必得
 此因投之中流婦出渚乃見竹筒橫來觸岸異
 而取視有魚含笑曰必我夫所寄熟而進之
 於姑聞者嘆駭
 晉書五十八孝子傳曰王裒字偉元父儀為司
 馬文帝見殺裒痛父非命未嘗西向坐示不臣
 朝廷廬於墓側且夕常至墓拜跪拍柩悲號涕
 淚著樹樹枯母畏雷每雷震輒到墓曰裒在此

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的勞未嘗不三復流涕
 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
 後漢書二十九
 云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養母母終未葬里
 中火災將逼其舍順伏棺號哭叫天火遂越燒
 他室太守韓崇召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
 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圍冢泣曰順在此崇聞輒
 差車馬到墓所後舉孝廉不就焉

墓後雷災



丁蘭

劉向孝子傳曰丁蘭河南野王人也年十五喪
母刻木作母事之供養如生蘭妻夜火灼母面
母面發瘡經二日妻頭髮自落如刀鋸截而後
謝過蘭移母大道使妻從服三年拜伏一夜忽
如風雨而母自還隣人所假借母顏和則與不
和則不與孝經列傳二曰劉師貞字文通彭
城人早失母及長不記容狀至忌辰終日涕泣
未嘗寢食忽夢見其狀謂之曰我爾母也爾孝

通神明故我得見夢於爾師貞夢中大哭及覺
哀號逾甚乃作偶人像以事之朝夕起居反告
如常每新物必先薦然後食時人語曰孝通幽
明漢有丁蘭唐有師貞矣

親事木刻



孟宗

吳志第三孫皓傳註云楚國先賢傳曰孟宗母
 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嘆而
 筍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之所致感累
 遷光祿勳遂至公矣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
 一曰齋焦華事親極其孝誠父遺嘗病甚冬思
 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爾父思瓜因汝能孝故
 送瓜助養呼從者進之華跪受寤而瓜在手其
 香味非常父食之而病愈焉

哭竹生笋



黃廷堅

事文類聚後集四曰宋書曰黃廷堅爲黃門侍
郎每早必取親溺器身自洗滌以爲常矣前
漢書四十六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爲郎中令
每五日歸謁親必竊問侍者取親中脩廁身
自澣滌以付侍者不敢令親知之矣

游親溺器



